

生活中经常听到这一类说辞:不要太认真,草台班子,游戏心态啥啥啥的,对不对呢,我觉得在计算结果或者收益的时候保持轻松随意是不错的选择,特别计较得失就会心累。然而在具体的行事风格上这种鬼话你

就不要真听进去了,因为一个人无信不立,没有踏实认真的处事态度同样是没有个人形象而言的,根本得不到别人的承认和尊重。做事,就是要认真负责,不马虎不敷衍。就是我们常说的靠谱。

我们每天都很忙,有着大大小小许多事,从一顿早餐到单位的日常,如果还有比较重要的项目,常常会累得筋疲力尽,这种时候就特别听得进“认真你就输了”这种说辞。但其实这是一个科学分配时间的问题,不是生活态度的问题。静下心来想一想,感觉大部分人都混,自己格外认真就显得傻,人也很容易融进这个大多数,这便是平庸一生的开始,不管你多么聪明有才华,只会离你想要的人生越来越远。

为什么?因为你既马虎又敷衍,谁会把重要的事情交到你手上?如果你是领导、项目负责人,你会吗?所以我们经常不解,为什么有些才华平平的人上升得很快,然后我们就阴谋论想他肯定是给领导送了礼,如果是女的那就无穷联想,但是我告诉你吧,绝大多数情况是这个

人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是做事不马虎不敷衍让人放心。我们渴望成功,成功当然也很难,叫一些大佬解读说得神乎其神,又是各种因素的总和又是不可复制等等,但是在我看

沉重的书包

那天下午,天空飘着小雨。终于在小学门口拥挤的人群中接到一年级的孙子。“你自己拿着包,我要撑伞。”我对他说。可是他走得很慢,原来大包小包都压在他弱小的身上。我赶紧卸下他肩上的书包,这个每天背来带去的书包实在是太重了,之前在家里称过,足足有11斤!接孩子的大多数是祖辈,这沉重的书包对他们而言也是大负担。为什么一定要天天背这么重的书包去上学呢?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想来想去,百思不得其解。忽然灵机一动:何不请教一下AI呢?我把自己的困惑和设想输入了DeepSeek,仅仅几秒钟,它就有条有理地回答了我——

它首先表扬了我:“您提出的问题直击了一个我们司空见惯却又长期忽视的痛点。孩子们沉重的书包,不仅是他们身上的负担,也成了祖辈家长们的负担,更折射出我们教育管理中一些可以优化的细节。”它还认为我的设想“是一个极具建设性的思路,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实现的可能”。DeepSeek以“这个思路的巨大优势与积极变化”为新标题,说道:尽管有困难,但如果能做到,那对于“为学生减负”“培养独立性”“促进校内高效学习”的确有作用。它还“兴奋”地告诉我:“学校任务学校清”的政策环境已经形成,上海某些公立小学已经在试点,鼓励学生只带饭盒、水壶等必需品上学,教学用品则存放在学校储物柜里。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电子教材的推广使用将从根本上解决沉重书包的难题,当然这里也存在视力健康和

使用管理的问题。DeepSeek出了几个极好的主意:首先,家校沟通,探讨班级内部试行“书包减量计划”或“无书包日”的可能性,建议学校评估加装储物柜的可能性。其次,家长帮助孩子养成整理书包的好习惯,只携带必要的东西,与老师沟通,了解当天的作业量、哪些书本是必须带回的。最后,舆论倡导让“小书包、大健康”成为社会共识。读了DeepSeek这一串串文字,我有点感动。许多家长都在为“沉重的书包”忧虑,我赶快把自己与它的对话介绍给你们。我想,只要大家都来努力,小学生真正“减负”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来,凡事较真肯定是成功的基石,这里就有一个习惯问题,如果你非常信奉凡事凑合断不会养成好习惯,而坏习惯是经常耽误人的。

也许有人会说,我工作上认真,生活上就不必太认真了吧。当然不是,生活是私人领域,是你立命安身的平台,如果你言而无信、迟到、事事掉链子,没有人会交这样的朋友,因为交友是个力气活,维护友谊需要投入精力财力,你都不着调人家为什么选择你来受累。通常别人给我们介绍一个新朋友开篇都是这人还挺靠谱的,就是认真负责的意思。人生苦短,重在过程。有许多东西都是需要细心品味的,包括一蔬一食一茶一香,一花一树山水流转,更不要说我们傍身的技艺,精神世界的飞升都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和精进,只要不马虎不敷衍都会被认可被尊重。



春潮

(中国画)

汪家芳

陪伴与孤寂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多种形态的陪伴。家人以外的人,哪怕一个照面,一个饭局,也是短暂的陪伴。没人陪伴,便会孤寂。家人的陪伴是细水长流,尤其老伴,是最真最实的陪伴。但有时虽“伴”却“孤”,我在老伴啰嗦时,常“离家出走”,去逛一段街景、观一片云彩。放飞心情后还带回她喜食的卤菜。为何?因为离不开其爱的陪伴。这陪伴,是日常生活中笨拙的试探,是困难发生时炙热的奔赴,是心情不顺时沉默的守护。孤寂时呈现的清醒,乃陪伴时自然的糊涂。无论是恩爱无边的相守一生,还是有缘无分的擦肩而过,孤寂稍纵即逝,陪伴长铭心底。

时代风烟与血的气息浮于面前。1930,哪种形式的文化、艺术,能突出重围、广泛发散,与白色恐怖中的文化围剿相抗争?“当革命之时,版画用途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这是鲁迅对木刻艺术的看法,也是他为何亲力亲为创办青年木刻讲习所、亲自指导评估革命青年们学好这样一门艺术的理由。木刻,“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青年们把真相印在纸上,把激愤刻进木头。刻刀在木板上咔嚓作响,是在呼吸,也是在发愿。左翼青年们相信刻印出来的分明黑白,可以抵御现实的灰暗。

如今,木刻讲习所的二楼,已经是街区的居委会办公室,大门洞开,窗明几净。三楼仍是民居。纪念馆,街道办公室,

二十五岁刚过,迫不及待很娇情地探讨初老。真正到了中年之后,反而变得缄默。但自己知道,有一些很明显的标志。比如:越来越宅,越来越不爱出去吃饭。外卖不香吗?手机不好玩吗?为什么要拖着疲惫的身体出去觅食?之前以为是地理位置的原因。怪周围没有喜欢的咖啡馆,没有丰富的餐厅可选。想着要住在商场旁边。每周看一场电影,每天顺路买杯咖啡,经常探索新开的馆子……在自己舒适的生活半径里,不断探索,保持新鲜。两年前,我们真的搬到了商场旁边。有多近呢?小区里有个业主通道,刷一下卡,三分钟,就能迅速到达商场一层。但是,这两年间,看过的电影最多有三场。咖啡、食物全部外卖。出去买?你在逗我?好累,每天都好累,哪里有力气出去呦!但是,我们还是会外食的。平时吃得清淡又克制,差不多一周得吃一顿大餐,抚慰乏力却依然躁动的肠胃。

外食餐厅筛选过几轮后,逐渐缩减到三家。我们经常吃的是家重庆火锅。无聊的周末下午、某个疲惫工作日需要打气的夜晚,出差回来放下行李第一顿……出品稳定,无惊无喜。这八个字,已经是到餐厅至高无上的评价。固定的菌汤麻辣鸳鸯锅底、固定的小料、固定的菜。团购都不行,套餐里有不爱吃的,且吃不完。必须自己点,每次一模一样再来一单。时间长了,有固定的靠窗座位。和服务生大姐也熟了,偶尔寒暄几句。赶上哪天她不在,我还得问问:大姐哪儿去了?经常吃得很撑,出门发现走不动道。对面餐厅为了营造排队之势,摆一大排椅子,却没有人坐。正好我俩坐着歇会儿玩会儿手机。歇好了起来下电梯,路过一家热门健身房。L先生常在里面练,会给我隔着玻璃指点一下他早上练了啥,教练咋训他的。吃完火锅心情不同,略带一点羞耻感。看着别人吭哧吭哧跑,又有一些窃喜。他还会很没公德地偷偷评论别人跑姿是否正确,分辨一下谁是常练的,谁是来摸鱼的。我怕人家冲出来打他,常常一把把他扯走。对了,我还有一条固定的火锅裤,是某一次吃完火锅我去做指甲,L先生乱逛给我买的。常见的灰色运动裤,但两条裤腿全是破的,丝丝拉拉,乱七八糟,他说叫乞丐裤。非常适合吃火锅,宽松、透气,拉风。每次吃火锅前,他都满怀期待看着我:穿破洞裤吗?我只好说:穿!于是,大夏天桑拿天我穿着长裤,大冬天寒风刺骨,我穿着破洞。反正只要走三分钟路,也就忍了!有时候,也会觉得每次外食过于固定实在太乏味。我俩会假装商量下:要不,吃点别的?他说:那这样吧!咱俩一起出门,分开行动。各自选自己想吃的,看会不会偶遇呢?于是,我们顺理成章,如愿以偿走到火锅店门口,说:喂?你也选的这家啊!好巧!

这个下午,我把酸沉的肉身摊开在床上,终于体会到“破碎”这个词儿的深意:夜深无人时把心掏出来缝缝补补再放回去,这个人一定是个狠人,是个高人。躺在床板上的我,就是碎在地上的瓷瓶,是一团被日子的污泥浊水磨磨的烂麻团儿。双手和双臂被我胡乱扔在两边,闭上眼睛,我看见并感受到泪成溪,在身与魂的碎片间恣意流淌,一点儿一点儿冲洗那些杂质——那些内伤和外伤,那些阴暗斑块儿。清痛,清冷,清明,清

住宅,三种不同的生活场景汇聚此楼,我想,这正是那个热血而无私、为人民革命的年代里,左翼革命者们最希望讲习所建

与左翼的灯火在虹口重逢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 元 麒

筑在后世的用途吧。木刻讲习所门前再度集合,出发。不多时,便来到了更热闹的商业地段,也抵达了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及邻近的鲁迅故居。这场文化之行也从左翼美术家联盟的历史,转入了左翼作家联盟的往事中。

彼时,反动派人士查封了一切左翼作家的出版作品。但鲁迅的挚友内山完造经营的内山书店中还在售卖并支持左翼青年们的文化作品与文化活

外食记

赵款款

与朋友聚会,席间有诸暨文人数着诸暨名胜。他数到孙大雨,说孙大雨虽是上海诗人,但祖籍诸暨,也应该算是诸暨名人。微醉的空气在山谷里弥散,朋友的聊

谈,勾起了我拜访孙大雨的往事。1978年春季,我去母校还原班主任借给我的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班主任是北大的高材生,很懂文学。我是中队干部,彼此相交甚好。班主任告诉我:上海有一个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孙大雨。“孙大雨!”我脱口而出。班主任知道孙大雨住在昱锦路后,说:“孙大雨家离你家不远,有机会你不妨去拜访他。”孙大雨家离我家确实只有几站路远。第二天我就买了点水果,兴冲冲地敲开了孙大雨家的门。站在我面前的孙大雨,又高又大,“同学,你找谁呀?”他脸上没有表情。“我找您孙老先生,我想请教几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问题。”我有点结巴,怕被拒绝。他透过厚厚的眼镜片上下打量我,大概认为我没有恶意,便让我请进了门。这是一个仅十平方米左右的二楼小间,家里乱糟糟的,几张椅子,一个圆台子上面全是书稿,台子上还挤堆着厨房用品。一张小铁床下面也塞满了书。“随便坐。”孙大雨一边说着一边扶住台子,慢慢地坐在一

张旧沙发上。“我在译读莎士比亚的诗时,发觉译出来的汉语无法读作诗。”我直截了当地提问。“你在翻译十四行诗吗?”孙大雨瞪大了眼睛。“不是不是,我是借词典自己译读,老师说要读原著才能获得原意。”“嗯,对的!”他喝了一口茶,开始给我“上课”。他说:“看原著,除了英语要好,还要懂得作者,了解作者创作的意图。读十四行诗,要掌握十四行诗的格律。不要以为只有中国有格律诗,欧洲的格律诗也是很严谨的。十四行诗有三个四行诗节和一个两行对句的结构,语音上讲究轻重音的抑扬格五音步。”他说道:“搞翻译,一定要尊重原作者!英语分轻重音,汉语分四声调,是很难从中调和的。只有汉译英时要站在英国人的立场;英译汉时候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并且将意译与直译结合起来,同时照顾到彼此的格律原则,才可能较好地译出诗歌原味。”孙大雨讲得起劲,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比画着讲:“中西方文化发展脉络上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可思议!十六世纪更奇特,英国出了个莎士比亚,中国出了个汤显祖,中西方两个戏剧和格律诗的巨人。两个人出生于同一年代,又都卒于1616年!”他推了推老是往下掉的眼镜架,精神亢奋地说。他好像累了,有点喘。我忙让他坐下,把茶杯往他面前推了推。

“吃力了,吃力了。”他边说边指着台子上一大摞书稿,“我在翻译屈原的诗和唐宋大家的诗词,还有莎翁的《罕莱美德》《奥赛罗》《暴风雨》的一些书稿,亲戚帮我藏在常熟乡下的泥地里,也要取出来修订。老了,要抓紧时间了!”他摘下眼镜,抹了一把脸:“我现在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安静!”“占用了您这么多时间,真不好意思!”我连忙告辞。“下次再来!”他要站起来送我,我拦住了。这就是我拜访孙大雨的经历。

与自己和解

曲令敏

爽,我又成了一块被洗净的白棉布。原来,疼痛也可以如此酣畅淋漓!我也曾坐在地板上,与沙发、茶几,与小桌子、小凳子一起,享一晌透窗的斜阳清风,觉得那会儿就是幸福的天堂。到如今,坐也不想坐了,干脆躺在地板上,与扫把、拖布、

刚倒空的垃圾筒一起,望一缕阳光里游动的尘埃,可不就是望星空吗?我的手是双桨,拍打着逝去的水流,拍打着无数红尘往事的碎片,不是一晌清欢,是一世又一世的清欢。我觉得自己就是一根被碾压的麦秸,越来越轻,越来越软,越来越明亮,成粉成沫被风扬起来的时候,无爱也无恨,无悲也无喜,原来生命尽头迎回我们的不是“白光”,因为生命本来就是一束流浪的光。光归于光,滴水入海,简单明了。

去,不见得要多么群情激昂地高呼口号。在行走中沉思默想,用自己的脚步丈量过去的他们走过的道路,何尝不是一种更近的抵达。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鲁迅这句话,是一种极深的悲观,也是一种极高的信仰。它在青年未被磨钝的心里,在一个个仍愿提笔、愿思考、愿相信的灵犀里。

如果我们今天还在谈论左翼,我们不但要谈过去的热血,也谈那盏读书的灯。就算这盏灯不照耀太远的地方,不照见现实的灰暗与怒火,只照亮我们每一步要迈出的脚底下,也已经足够了。

十日谈

夜光杯·左联·青年写作计划 听,青春在发声 责编:吴南瑶

拜访孙大雨

李 疑

我们的目光抚摸着那些深嵌木板的刻痕。